

新鐫仙媛紀事第二



錢唐雉衡山人楊爾曾輯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羅字勃
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為三天太上府司真主總糾
天曹之違錯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遊逸委官廢事
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降主事東岳退真王之編司
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祖之勵其使

修守政事以補其過。臨淄縣小吏和君賢為賊所傷殆死。夫人見憇問之。君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腑，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傷外，此將死之厄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人，扣頭求哀。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創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惟當自展駑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亦可隨去。否？君賢乃易姓名。



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瑋人跡所不能至明生初但欲學授金創方既見神僊來往及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洒掃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及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戲調親接之明生心堅靜固無邪念夫人他行去十日五日一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

仙人賓客乘龍麟駕虎豹往來或有拜謁者真僊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或立致精細厨食殺果香酒漿都不可名或呼生與之同飲食又聞室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有一絃而五音竝奏高朗響激聞數餘里衆鳥皆聚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殆夫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幽寂之所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時常見有一白龍來

迎夫人即着雲光繡袍乘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
綴衣領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
還龍即自去所居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錦被褥紫羅
帳帳中服玩瑰金函玉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
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
亦不敢發視其文唯供灑掃于巖室而已如此五年
愈加勤肅夫人嘆而謂之曰汝真可教必能得道者
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終莫之廢雖欲

求死焉可得乎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間
今奉天皇命又接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以
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
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汝學
固非汝所得聞縱或聞之亦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
期先生燒金液丹法其方秘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
乙之道白日昇天者矣明日安期當來吾將以汝付
囑焉汝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果主乘

駁驎着朱衣遠遊冠帶玉佩及虎頭鞞囊細視之年
可二十許潔白巖整後可六七僊人皆執節奉衛見
夫人拜揖甚敬自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厨膳飲宴半
日許安期自說昔與夫人遊安息國西海際食棗異
美此間棗殊不及也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
吾昔與君共食一棗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比耶安
期曰下官先日往九何見司陰與西漢夫人共遊見
問以陽九百六之期聖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

未識運厄之紀別當諮太真人夫人今既賜坐願請
此數夫人曰期運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
陽九大百六小陽九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
之百六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九地之孛蝕也
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而此運所鍾聖
人所不能棄今大厄猶未然唐世是小陽九之始計
訖來甲申歲百六將會矣爾時道德方隆凶惡頓肆
聖君受命乃在壬辰無復千年亦尋至也西漢夫人

俱已經見所以相問當是相試耳然復是司陰君所
局夫陽九者天旱海消而陸自樵百六者海竭而陵
自填西海水減滄溟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鯢不達
期運之度惟叩天而索水詞訟紛紜布於上府二天
煩於省察司命亦疲於按對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
衝其深難測今已漸枯八氣蒸於山澤流沙塵於原
隰於是四海俱會羣龍鼓舞爾乃須甲申之年將飛
洪倒流令水母上天門而告期積石開萬泉而通路

飛陰風以撓蒼生注玄流以布遐邇洋溢在數年之
中漫衍終九載之暮既得道之真體靈合妙至其時
也但當騰虛空而盼山陂遊浮岳而視廣川乘玄鴻
以湊州城御亂輦而邁景雲耳咄嗟之間忽焉便適
可以翔身娛目豈足經意乎當今日且論酒事何用
此為也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
訓昔遇因緣遂來見隨雖質穢未靈而淫欲已消今
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君

可得爾便宜將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單危經胃內薄
血津疲羸肝膂不注其眼唇口不辨其機蓋大慈而
不合天人欲奔走而不及靈飛適宜慰撫以成其志
不可試以僊變八威也切勿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
諾但恐道淺術薄不足以訓授耳下官昔受此方於
漢成丈人此則先師之成法實不敢倉卒而傳要當
令在二千年之內必使其闕天路矣下官往與女郎
俱會玄丘觀九陔之巖硤望弱水而東流賜酣玄碧

之香酒不覺高卑而咏同當開尊笈靈籙偶見玉胎
瓊膏之方服之乃圭立登雲天解形萬變上為真皇
此術徑妙蓋約於金液之華又速於霜雪九轉之鋒
今非敢有譏捨近而後遠棄近而追煩實思聞神方
之品第願知真僊之高尊苟卑降有時非所宜論瓊
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邪夫人曰君未知乎此
天皇之靈方乃天真所宜用非俗流下尸所能闕闕
也僊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名玉

胎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
腴五名九種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
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此
皆九轉之次第也得僊者亦有九品第一上僊號九
天真王第二次僊號三天真王第三號太上真人第
四號飛天真入第五號靈僊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
人第八號飛僊第九號僊人此九僊之品第也各有
差降不可超學彼知金液已為過矣至於玉皇之所

餌泚淺學所宜聞君雖得道而久在世上囂濁染於
正氣塵垢鼓於三一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邁扶
桑而謁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諭何況下才而令聞
其篇目耶安期有慚色退席曰下官實不知靈藥之
妙品殊乃爾信駭聽矣因自陳曰下官曾聞女郎有
九天太真道經清虛鏡無鑿朗玄冥誠泚下才可
得仰瞻然受遇彌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訓不
審其書可得見乎如暫覩矐太真則魚目易質矣夫

人莞爾而咲良父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邇將非下
才可得交關君但當弘今之功無代非分之勞矣我
正爾暫北到玄州東詣方丈漱龍胎於玄都之宮試
玉女於衆僊之堂天事靡監將俟事暇相示以太上
真經也若能勤正一於太清後恒筆而命四瀆然後
尋我於三天之丘見索於鍾山王屋則真書可得而
授焉如其不然無為屈逸駿而步滄津損舟楫而濟
溟海矣如向所論陽九百六應期輒降夫安危無專

否泰有對超然遠鑒悵懷感慨亢極之灾可避而不
可禳明期運所鍾聖主不能知是以伯陽棄周關令
悟其國癸天人之事彰於品物君何為杳杳久為地
僊乎孰若先覺以高飛超風塵而自潔避甲申於玄
塗並真靈而齊列乎言為爾盡君將勗之安期長跪
曰今日受教輒奉修焉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得復停
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
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勗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負

笈入女几山夫人乘龍而去後明生隨師周遊青城
廬潛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鍊而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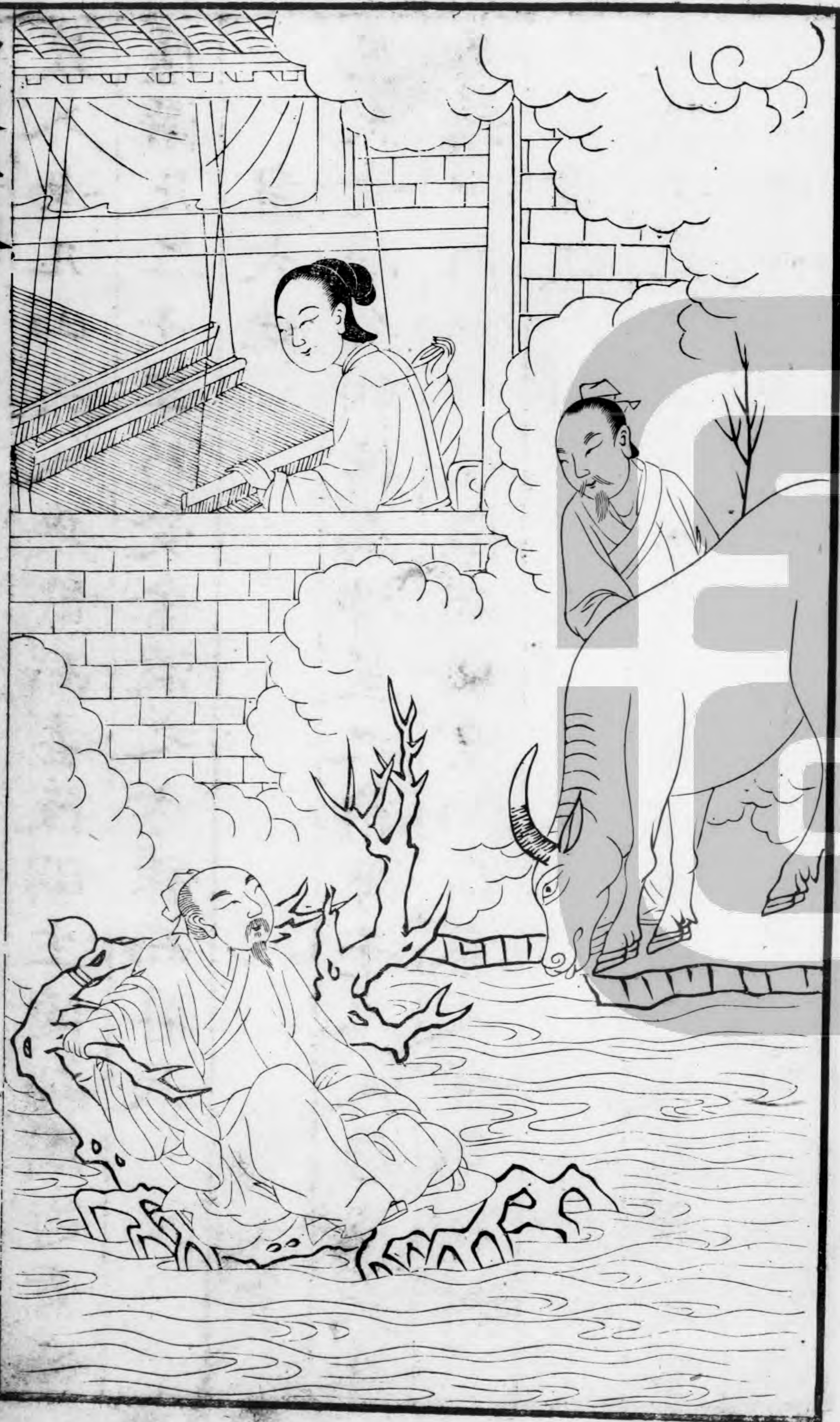
皇太姥

皇太姥閩人相傳為神星之精母子二人居武夷採
黃精以餌能呼風檄雨乘雲而行秦人呼為聖母

嫦娥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妻嫦娥竊而服之奔月宮

織女



織女上應天宿牽牛則河鼓是也舊說天河與海通
漢時有人居海上者年々八月見有浮槎去來不失
期人有奇志者立飛閣其上多齋糧乘槎而去十餘
日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室中有織夫人
又見一丈夫牽牛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與說
來意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
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
牛宿計此日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東方朔神異記

云郭翰嘗遇織女降其室衣玄宵之衣霜羅之被戴
翹鳳金冠躡瓊文九章之履張霜霧丹縠之帷施九
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有同心龍枕翌日丹鈿書
青縑一幅以寄翰漢書董永以失母養父家貧傭力
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
後向主人貸錢一萬自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于
路忽見一婦人姿容端正求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
主人令永妻織絹六百匹放女夫妻乃當機織一日

畢主人深怪其速疾放之相隨至舊相見之處而辭
永曰我天上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
凌空而去今秦州有漢董永所居天女繅井存焉

織女嫁牽牛事
見卷前武丁傳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于常山下食蓬藜根往來上
下人見之二百餘年顏色常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
於染工得錢即施于貧病者遠近之人奉祠者甚衆
容能鍊形者也未幾忽冲天而去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
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遠近皆見玉女祠前有
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
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匹焉

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出時有一女自来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蠶壯得繭百三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

中侯王夫人

女仙王觀香字衆受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

于子喬為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

外誥作
雖字

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道

成白日冲天誥云後書為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侯夫人子喬弟兄七人得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

女偶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

仙媛二卷
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
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教之庶幾其為聖
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
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
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
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
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

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之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吾聞之副
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
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于謳于
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李真多

李真多神仙李脫妹也脫居蜀金堂山龍橋峰下修
道蜀人歷代見之約其往來八百餘年因名李八百

焉初以周穆王時居于廣漢樓玄山合九華丹或雲
遊五岳十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木之
道還歸此山鍊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
朝又登龍橋峰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於此
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為三學山亦號為賢山蓋因
八百為號丹成試之抹於崖石上頑石化玉光彩瑩
潤試藥處于今尚在人或鑿崖取之即風雷為變真
多隨兄修道居綿竹中今有真多古跡猶在或來往

浮山之側今號真多化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
水而浮真多幼挺僊姿耽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
真之要行之數百年狀如二十許人耳神氣莊肅風
骨英偉異於弱女之態人或見之不敢正視其後太
上老君與玄古三師降而度之授以飛昇之道先於
八百白日昇天化側有潭其水常赤色乃古之神仙
煉丹砂之泉浮山亦名萬安山上有二師井飲之愈
疾今以真多之名故為真多化也八百又於什邡仙

居山三月八日白日昇天一云八百嘗與妹真多來

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崗又名赤崗寨今瑞州州治是也復煉丹於華

林山石室今隆興府奉新縣浮雲觀是也八百兄妹皆蜀人也雖卜

居筠陽間往來蜀中一日真多自蜀至八百候之今瑞

州望仙門是也見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

劍揮之真多覺之候爾凌虛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

遂乘雲氣冉冉昇天時人像真多之像將奉祠焉像

成而昇不動是夕真多見夢云吾祠宜在五龍崗翌

日舉像甚輕乃祠于彼至唐玄宗天寶十年天師孫

智良始奏改元陽觀以顯聖迹憲宗元和七年高安

縣令諶賁以縣治觀基兩易今瑞州城西二里逍遙

山妙真宮是也其產經之地今額儀天觀觀中女真

世傳其經郡人每備香信詣觀看經以保產難焉真

多今號明香元君

羸女

秦繆公女羸氏名弄玉善吹笙無和者欲求得吹笙

者以配有蕭史者善吹簫能感清風彩雲鳳凰羸女
願嫁之羸女吹笙亦如史所感於是孟明為媒蹇叔
為賓約而成婚宴于西殿座中不奏他樂惟二人自
以笙簫間奏遂致鳳凰來儀二人乘之而去秦人因
作鳳女祠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至為
微妙行用其道甚驗甚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凝雪
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有如十七八歲者奉
事絕洞子丹成以賜之亦得仙昇天也

太陰女

太陰女者姓盧名全為人聰達知慧過人好王子之
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時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
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已會太陽子喟然嘆曰彼行
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為誰女聞
之大喜使妹問客土數為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

仙姑二卷
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道也
我始問一忌至五矣女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盛設
嘉珍而享之以自陳託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
飲神光之水身登玉子之魁體有五行之寶惟賢是
親豈有所怪遂教補道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
仙時年已二百歲而有少童之色也

魚氏二女

魚道超魚道遠者皆秦時之女真人入武夷山隱焉

後人常見之其地四圍皆生毛竹故人因毛竹而
亦呼此二魚為毛女

梅姑

梅姑秦時丹陽縣之有道術能看履行水上縣有梅
姑廟尚存

女几

女几者陳氏酒家婦也有仙人過其家以素書五卷
質酒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也几私寫要

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質酒
仙人復來笑謂之曰竊學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
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后不知所適今所居女
几山是也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顯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
然以為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况聞壽限
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

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
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
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
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樹
拆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
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帷帳廩供酒食如常雖
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
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

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為小兒或為車馬無所
不為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
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鬚髮如鴉忽白
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
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
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

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
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
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
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
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
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
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
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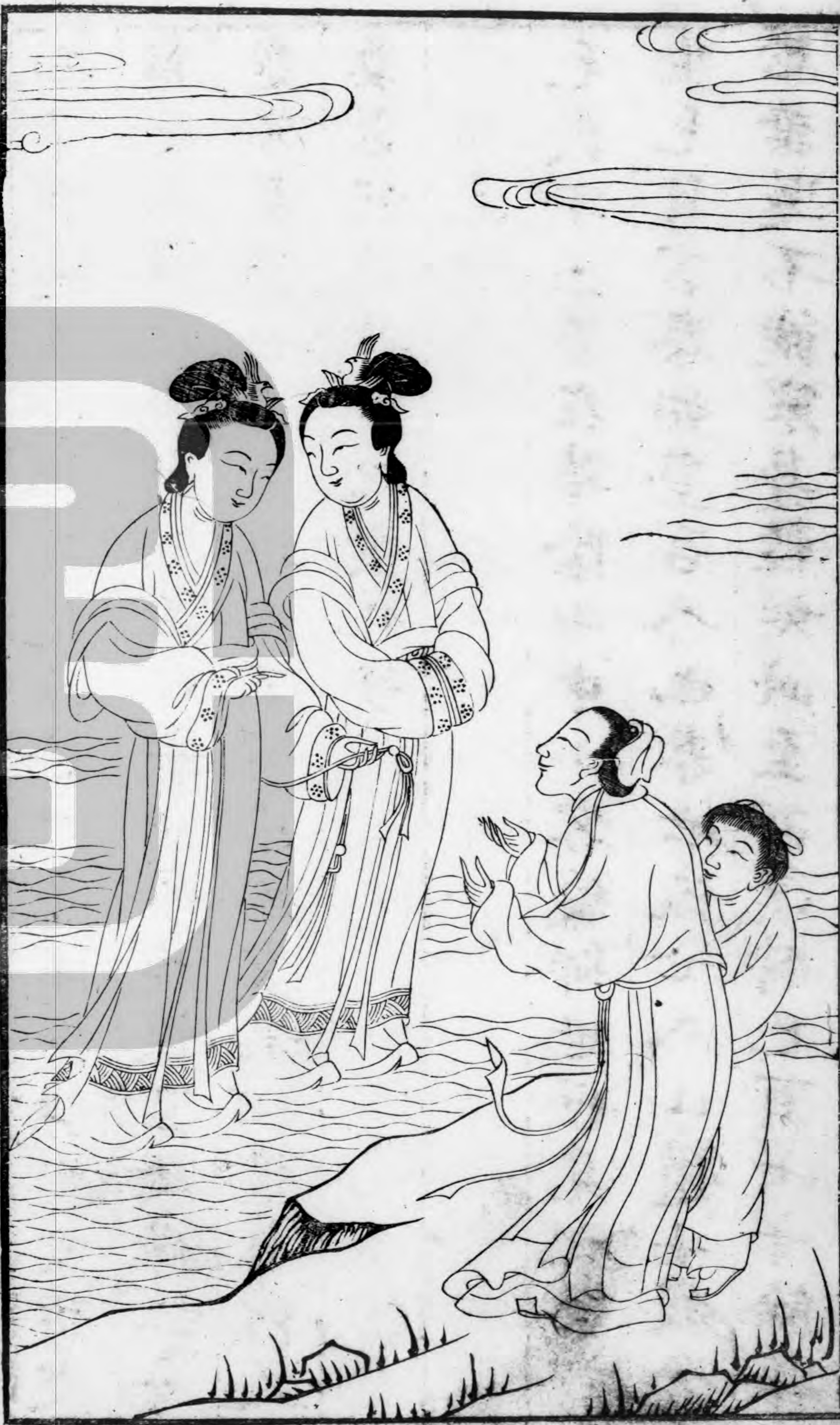
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梁玉清

東方朔內傳云秦并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婦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謫於壯斗下常舂其子乃配於河伯驂乘行兩子休每至少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迴馭故此地常少兩焉

江妃

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鷄卵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懼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橙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塞之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佩二女曰橘是橙也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



而下我遵其旁捲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與交甫交
甫受而懷之既趨而去行數十步視懷空無珠二女
忽不見詩云漢有遊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禮自防人
莫敢犯况神仙之變化乎

毛女

毛氏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
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
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此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

仙媛二卷

鈞翼夫人

鈞翼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捲
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
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鈞手得展幸
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
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鈞翼後避
諱改為弋

秦宮人

漢成帝時獵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
獵人欲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追及
於是乃密伺其所所在合圍而得之問之言我本秦之
宮人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
無所食當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
澁後稍便之遂不饑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
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時三百許歲獵人將歸以穀

食之初時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一年許身毛
稍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也

南陽公主

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虛
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為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
仙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
和退身修道稍遠囂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時進退
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黽俛世祿未

後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精思苦切真
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徐絕壑乘雲氣
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層巔涕泗追望漠
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為
石因謂為公主峰潘安仁為記行於世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
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關

仙媛二卷
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
白之術煉時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
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
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
而去

孫夫人

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
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應時天師得黃帝龍虎中

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師自鄱
陽入嵩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內紛
擾在位多危又大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
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餘年既術用精妙遂入蜀遊
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漢桓
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陽平化煉金液還丹依太
乙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去無所不
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

雲臺峰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岳夫人子衡字靈真
繼志修煉世號嗣師以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
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孫魯字公期世號
嗣師當漢祚陵夷中土紛亂為梁益二州牧鎮南將
軍理於漢中魏祖行靈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劉璋
失蜀先主舉兵公期託化歸真隱影而去初夫人
居北中遠近欽奉禮謁如市遂於山趾化一泉使禮
奉之人以其水盟沐然後方詣道靖號曰解穢水至
今在馬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曰陽池即太上
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峨眉青衣山西
玄山洞府相通故為二十四化之首也

張文姬

張文姬天師張道陵之長女也適陳郡袁公子家好
道久之白日抱五兒昇天

張文光

張文光天師張道陵之次女也一云第四女為陵王

妃以得封犯父諱不食數月白日昇天一云入門三日於殿上白日昇天

張賢

張賢一云名賢姬天師張道陵之第三女也一云第五女為燕王妃好道習真人之法久之白日昇天

張芝

張芝一云名芳芝天師張道陵之第四女也一云第六女適魏公第二子夫故犯父諱遂鬱鬱不樂於家

后飛昇

盧氏

盧氏嗣漢第二代天師張衡之妻也張衡得道盧氏同於陽平山白日飛昇

宛若

上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如宛若祀之遂關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

遂祠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于神君神君
迺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
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觀欲為淫此非神
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為禱
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
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
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
有効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受宛若亦曉其術
朔同日死時人謂化去

長陵女子

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亡去自
栢臺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取宛若為小妻生三子與
長陵女子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
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
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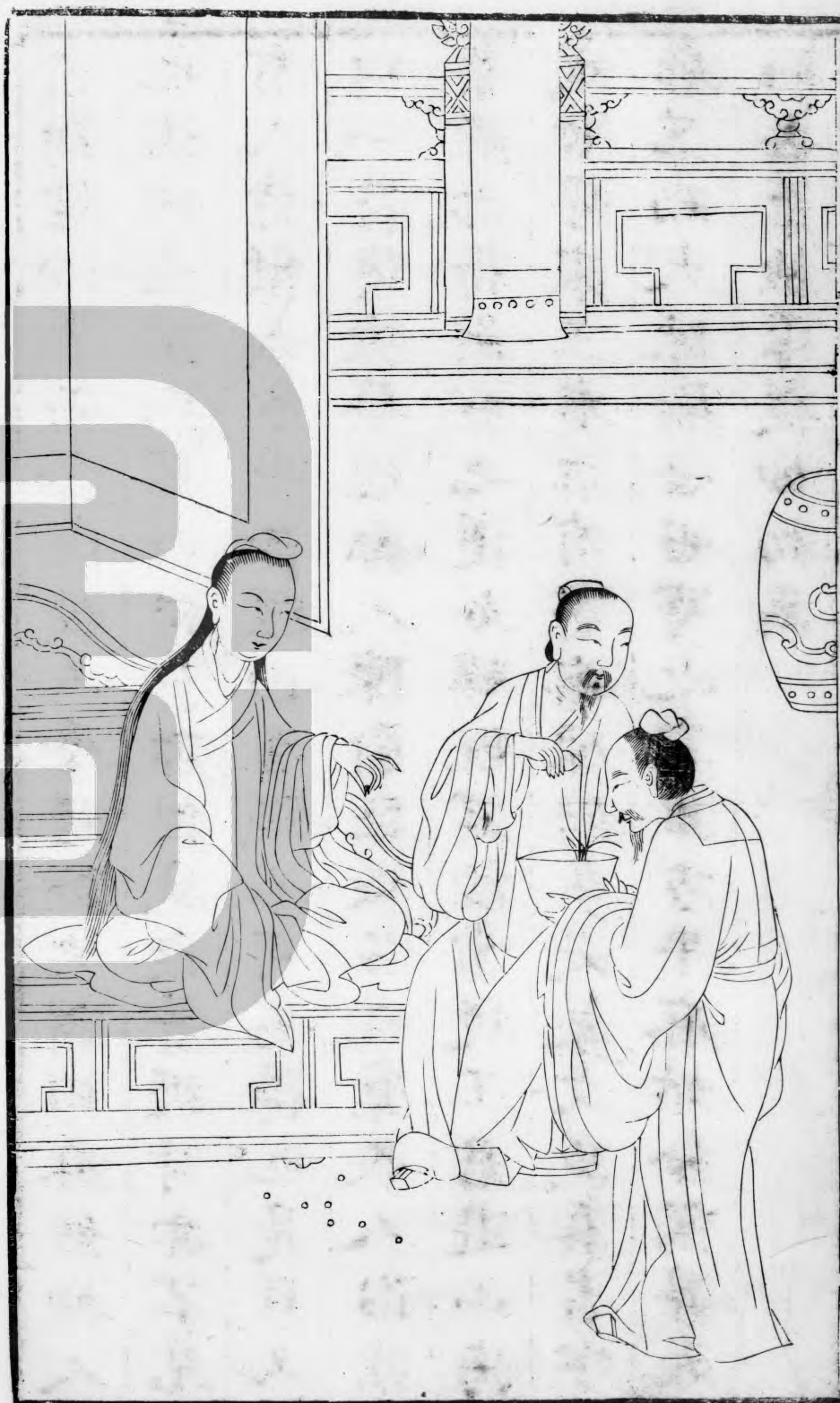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劔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々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麻姑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

報麻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叙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固宜躬到而先被命當按行蓬萊今暫往即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爾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目不可

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為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盃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栢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咲曰聖人皆言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

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



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
 也汝何忍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
 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
 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
 蔡經亦得解脫之道如蟬蛻耳經當後王君遊山海
 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
 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
 而去簫鼓導後如初焉

玄俗妻

河間王氏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於都市一丸一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問其藥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嘗放乳鹿即麟母也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嘗見父母說玄俗日中無影王召而視之果驗王女幼絕葷血清淨好

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常山時有見者

陽都女

陽都女陽都市酒家女也生有異相眉連耳細長衆以為異疑其天人也時有黑山仙人犢子者鄴人也常居黑山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乘犢時人號為犢子時壯時老時醜時美來往陽都酒家女悅之遂相奉侍一旦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連葉甘美異於常桃邑人俟其去

時既出門二人共牽犢耳而走其速如飛久不能追
如是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夫婦俱去後有見在潘
山之下冬賣桃棗焉



